# 彩裙灯

王宗仁

我真的难忘当年青藏公路沿线那特定的历史和风采。哪怕是雪山上飘来一朵云彩，荒野里窜过一只黄羊，都融汇着雪域的自然风光，折射着高原军民馨芬的精神境界。就说那盏彩裙灯吧，它在我心里收藏了五十多年，被岁月的风雨冲洗得越发地鲜亮了。

总是有人要篡改往日故事的真实，我不。但我明白，要把真实变为记忆的真实，我们需要倒退一步站在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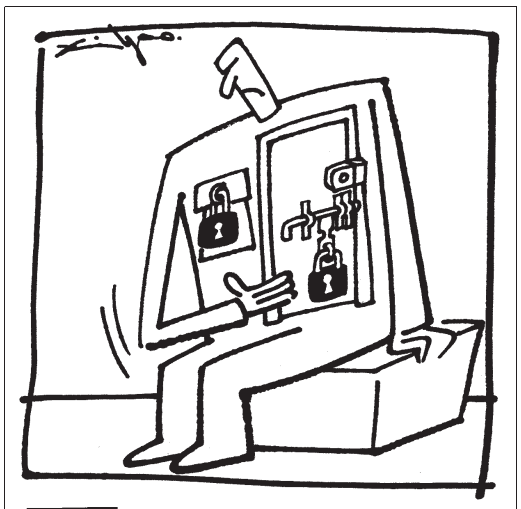
那天，我们5台车组成的小分队，由秦树刚副连长带队，日夜兼程奔赴日喀则执行任务。傍晚的一缕阳光斜照在唐古拉山的雪峰时，我们正在藏北草原上赶路行驶。当晚的投宿地是冈底斯山下的谷露兵站，大约还有近百里的路程。很快，夜幕就合拢了太阳留在天地之间的最后一道亮缝，连续拐弯的公路瞬间就钻进夜色中了。其实，天黑，我们这些习惯摸黑走夜路的汽车兵并不怕它，夜色再浓，车灯打开一扑闪就能切开一条路来。恼人的是起风了，天一黑四面的来风就东摇西晃地刮开了。风把山里各处的积雪、冰粒全鼓动起来，弥漫在夜空，有时还形成雪旋窝在公路上蹦蹦跳跳。车窗外一片浑沌，我们看不清路况，不得不换上低速档哼哧哼哧地慢慢行车。我不时要停下车，让助手擦去滞留在挡风玻璃上的积雪。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车队一直像挪步一样蹭着行驶，里程表上的数字显示不足5公里。没成想最让我们担心的路还在后面呢。

那是冈底斯山中的一段约10公里长的傍山险道，这时摸黑行驶已经是其次了，最犯怵的是“险”。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青藏公路通车不久，路况很差。那是为了给西藏运粮，慕生忠将军带领人马赶修出来的一条简易公路。先把第一批北京的温暖阳光送到西藏，随后再一边运输一边整修路况。据我们车队打前站探路的同志介绍，冈底斯山那段傍山险道正在拓宽，加固。因此来往车辆暂时走便道。可想而知，便道肯定比正道更“险”了。我的车上坐着秦副连长，是带队车。他一再提醒我，要慢点开车，看清便道的入口，然后稳稳地驶往便道。此时，路上早就断了车辆行人，修路工人也收工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风雪在不知疲倦地摇恍着。便道在哪里呢？我睁大眼睛寻找着，眼珠几乎要蹦出来了。索性，副连长下了车，走在汽车保险杠前辨认着道路。他不时地转过身来，打着手势，指挥着我们车队前行。这样，我们开车当然顺畅多了，可是风雪深夜在傍山险道上踏行探路的副连长，要经受多少风险的袭击！

故事之后发生的故事，才最让人肺腑震撼。

车子继续向前移动着，随着山势拐了一个胳膊肘弯以后，前面路旁的夜幕中突然隐隐地掀动着一片光亮。那光点忽东忽西，渐大，渐近。我们停车，副连长第一个走上前察看。原来是一位藏族姑娘手里举着一盏风灯，她身边公路中间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四个字：“禁止通行”，藏汉两种文字。姑娘就在木牌前来回走动，好让来往的司机大老远就能瞅见她这颗流动的夜明星，然后她领着车子进入便道。我毕竟是个遇事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文学青年，看到姑娘手中的风灯上包了一块像红布似的什么东西，就细问根由。姑娘有点害羞地笑了。原来刚才起了风沙，又有夜雾笼罩，天地之间濛濛一片，风灯的光焰也被吞得只剩下豆豆那么一点点了。人着急无奈时往往会有妙招，她便跑回家取来了自己那件崭新的红彩裙，把风灯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彩裙给风灯增添了耀眼的色彩，开车的司机远远就能瞅见这颗亮灿灿的不夜灯。这个夜晚彩裙是冈底斯山暗夜尽头的亮点，是一粒光明的种子。我从这风灯上嗅到了阳光的味道。

我记下了姑娘的名字，她叫央金，家就住在离谷露兵站很近的一个藏村，她的阿爸是道班的养路工人。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在家不请客，出门无朋友。**

# 区别只在微妙之间

张健桐

《这时对那时错》是韩国导演金尚秀的作品，曾在东京、戛纳、洛迦诺等国际电影节屡获大奖，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文艺片佳作。

这部电影的结构很新鲜，两段相似的叙述，前段片名为《那时对这时错》，后段反一反，片名变成《这时对那时错》，很有巧思和情理。剧情框架相似，都是同样的一个知名男导演邂逅一个尚未成功的女画家，男人怦然心动，女人也被吸引，两人一起共度一天的故事。地点、人物、服装都一样，人物的表现也不见得反差有多强烈，但于细微之中，两个男人的不同质地却显现出来，进而两人关系微妙的不同进展也顺理发生。导演用片名中的“对”与“错”之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第一段的那位无疑是个想猎艳又不愿负责任的花心男。咸春洙在华城行宫门口看到希静的背影时，就垂涎欲滴了，可又觉得她太年轻，提醒自己要小心。当然他还是忍不住要去搭讪。看希静的画时，也是讨好的用自己早已用滥了的评价。希静的姐姐们毕竟更老练一些，也了解这个导演的一些负面信息，这时他不得不说出自己已婚的事实。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有心机、虚伪、想泡妞又不想承担什么的心理猥琐的男人。最后是希静对他失望，留下的是不美好。

第二段那位倒是个比较率真坦诚的男子。咸春洙对希静画作的评价是内心孤独空虚，惹得女画家生气。在寿司店里他又表示自己好像爱她、但是不行，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这使希静了解了事实，不再想太多，但还是为自己的魅力能征服见多识广的导演而高兴。两个人孩子般地玩了场赠戒指的游戏。虽然尔后在咖啡馆里，咸导在两个姐姐面前出怪露丑，但希静并未怪罪他，咸的真性情与真情让她仍愿意交往，并且还认真地看了他的电影。虽然一切是那么短暂，也不会有结局，但留下的是美好。

电影的切口很小，只有男女主角最多加上两个姐姐，导演洪尚秀喜欢拿自己的同行来解剖，也许是因为有着厚实的生活底子吧？现实生活中也是知名导演很容易获得女性崇拜，但这类人有的表面端着拿着，其实内心并不干净；有的却有着孩童般的真性情，忘了自己是个大导演。影片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洞烛幽微，对话看似平淡却值得玩味，重要的是很切合人物，演员郑在泳也很细腻地体现出两个男主角内在的差别。这样的描摹与刻画是有深度并且很见功夫的。因为整个过程很日常，情节也平淡，没有大起大伏的事件让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但导和演的精准拿捏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两个男人的不同质地和行事分野。

联想到国产片，有的即使赢得了高票房，但在琢磨人物上肯下深功夫的还不太多，总之热闹有余，精细不足吧，这样的他山之石有没有启迪呢？

七夕会 影音方圆

# 不妨把保健品当“药”

吴文元

读了一月二十日《灯花》寄的内部报刊杂志，假冒专家《保健品不是药》一文，很有同感。但我觉得，要遏制保健品疯狂夸张宣传成药的现象，不妨把保健品当“药”来监管。

按理说，保健品生产的批准文号是食药监部门，但在监管上与药品生产完全不同。现在药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放开了，但对药品的监管仍然十分严格，如药品的质量、药品的不良反应，药品的宣传等等，都有全面的监督机制。而对于保健品的生产，几乎只管一个批准文号。虽然有时对夸大宣传也管一管，那是只有到了无法容忍、消费者反应太大的时候。

其实，各种保健品销售的违规行为就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诸如散发把保健品宣传成“神药”的小广告，向消费者邮寄的健康讲座大吹保健品的治疗作用，什么“亲情销售”、“钓鱼销售”、“传销式销售”等等，实际上都是一种欺诈式的销售行为，使一些老年人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南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一位“资深”的糖尿病患者，一直靠打胰岛素稳定血糖。听到一种保健品可以不打针、不吃药稳定血糖，她就买来服用了，结果昏迷不醒，医生诊断为低血糖，经抢救才保住了性命。药监部门检测显示，这种保健品中添加了一种禁药。

因此，要大家不把保健品当成药，仅靠宣传是不够的，更应该要像监管药品那样，严格监管保健品，才会不让不良保健品害人。

灯花

# 雨怪风也怪

郝巧凤

俗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刮风下雨本是极寻常的自然现象，但有些风和雨确实很奇异。

1608年，法国普罗旺斯的天空中，密布着深红色的云彩，很快就降落了一场十分可怕的“血雨”，深红色的雨点哗哗地落下来，雨后大地犹如血染一般。1954年，美国小城达文港下了一场蔚蓝色的夜雨。1962年夏天，马来西亚的丰盛港突然降落了一阵黑雨。1979年8月，湖南省长沙县和民凰县的一些地区，也下了一场罕见的黑雨……除了很多彩色雨之外，世界上还有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礼物的雨。1804年，西班牙沿海下了场“麦雨”，这可忙坏了当地居民，个个手提口袋收拾天降的小麦。1859年，英国格拉摩根郡下了一阵大雨，雨中夹杂着许多小鱼，1949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马克斯维和新西兰沿岸也曾下过“鱼雨”，几千条小鱼随雨从天而降。19世纪初，在丹麦沿海降落了足足有20分钟的虾雨。194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苏联高尔基省巴甫洛夫区米西里村的上空突然雷雨大作，几千枚银币随着雨滴撒落在地上！村民发现这竟是伊凡五世时代铸造的模压花纹的硬币……

原来，这些大都是龙卷风耍的把戏！龙卷风是一种小范围的强烈旋风。从外观上看是从积雨云底下垂到地面的象鼻子似的长管。由于管中空气高速旋转，离心力极大，因此内部气压极低，吸力极强。1956年9月上海曾发生过一次龙卷风，它轻而易举地把一个22万斤重的大储油桶“举”到15米高的高空，再甩到120米以外的地方。1879年5月30日下午在美国堪萨斯州北方的上空，形成的龙卷风旋涡横过一条小河，遇上了一座峭壁，显然是无法超过这个障碍物，旋涡便折抽西进，那边恰巧有一座新造的75米长的铁路桥。龙卷风旋涡竟将它从石桥墩上“拔”起，把它扭了几扭然后抛到水中。

龙卷风所经之处，地面物体纷纷被卷上天，然后送往别处的。

# 可清洗的智能手机

屈 象

日本电讯商KDDI推出全球首部可以用肥皂清洗的智能手机Digno rafre，让手机保持清洁，特别适合有幼儿需要照顾的家长使用。

Digno rafre是由KDDI的女性员工主力开发。与一般的防水手机不同，Digno rafre采用一体成形设计，充电等接口均被外壳完全覆盖，有效防止手机入水，湿手也可以操作使用。手机能承受最高达43℃的水温，更可使用发泡式洗手液搓揉清洗，让手机保持干净，可减少幼儿接触手机甚至将这放进口里“品尝”时，被玷污或黏附病菌的机会。

Digno rafre的屏幕更采用钢化玻璃，防撞能力强。机背采用特殊涂层，能令细小的刮痕自动复原。开发小组曾清洗手机逾700次，证明了它的耐久能力。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油菜花黄

张帮俊

趁着今天，阳光明媚，带着女儿去野外踏青。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老远，就见到了一片片金黄色。蓝天下，一望无际的金黄显得异常斑斓，大色块的简单构图给人丰富的遐想，让我有些陶醉，我知道，油菜花盛开了，这金黄色的暖色调，开在心里，是多么地温暖。

女儿问我：“爸爸！那是什么花？这么黄！”我对她说：“婷儿！它叫油菜花！生长在田野里，最平凡的花”。花丛中，小蜜蜂正挥动着翅膀，飞来飞去，它们正用辛勤的汗水，酿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穿彩色裙子的小蝴蝶围着菜花绕来绕去，它们被花香给陶醉了，迷乱了双眼，不知要歇息到哪株花上？女儿开心地追逐蝴蝶去了。那一刻，令我品尝到了“春暖花开”的味道。这美景用那句“油菜吐芳华，千里尽金黄”用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油菜花是一种低调的花，生性不张扬。冬春休耕时节，在田里随意撒上些油菜子，它们就会蜇伏在地下，静静地等待，等待春雷的唤醒、春雨的滋润、不过二个月，它们便带着泥土的芬香，从地里钻出来，悄无声息地开在了阳光绚烂的三月里，刚开始，星星点点，不曾引起人注意。可是用不了多久，已是满目金黄。乡间田园缤纷的景致因为它们而变得更加诗情画意。

油菜花那种强烈的色彩，非常纯粹。这是用任何颜料都无法绘制出来的，这种极具动态的金黄色，只存在天地间，只属于三四月。

“常在花间走，能活九十九”。当步入花的世界，花迎花送，仿佛在轻轻诉说，宛如欢愉地歌唱。

# 张扬印象

陈守云

我和张扬先生在上海又见面了，他目前在上海为《第二次握手》电影和北京电视连续剧的摄制工作忙碌着，但百忙之中他还是和我约见了。

由于室内开着空调，张扬先生面色红润，穿着蓝色羊毛衫，整个人神采奕然，显得俊朗可亲，整洁朴素。

张扬先生今年已72岁高龄，头发染霜，但仍精神矍铄，那张和蔼的长方形脸上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晶亮的眼眸里闪着睿智的光。

我与张扬先生的初识，缘于他的手抄本《归来》。2005年7月因缘际会在北戴河谋面，旧话重提，不胜唏嘘。

我告知他，我的《解密蒋经国》《走进蒋经国》《洞悉蒋经国》三部曲已出齐面世了，他祝贺我说：“蒋经国应称一代伟人，你十几年坚持挖一口井，路走对了，历史会记住你的，可喜可嘉。”

在我的记忆里，张扬先生平时很不爱说话，但和我谈起他的著作《第二次握手》以及正要在上海摄制的电影，他容光焕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讲起来滔滔不绝，嗓音异常洪亮，有时还会激动得脸上放出红光，我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住了，睁大眼睛看着他。

1975年，张扬先生因小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四人帮”遭查禁被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小说同年2月出版，印数430万册，可惜只领到稿费2500元。

虽然因为《第二次握手》这本书，张扬老师在牢狱里落下了严重的疾病，在他被落实政策后，安排到湖南省文联工作，此后历任《湘江文学》编辑，他自强不息，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金箔》（三卷）、《绝症》以及长篇报告文学《谎言重复一千遍》、长篇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传记《黄金的品格——孙冶方传》等。他曾说：“人对一件事热爱、神往、喜爱，就会孜孜不倦地去做。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作家……那时写小说的时候，没想过要发表，但就是想写出来，不吐不快。所以我这个作家也是意外地去做了。”

我祝不断追求完美的张扬老师早日完成由他的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后在回家的途中，张扬先生那洪亮的声音仿佛依然飘荡在耳边……